

生态文学的突破与发展

陈斌

双塔

进入新世纪，生态文学经历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它挣脱了传统自然书写的浪漫窠臼，以更为锋利的笔触剖解着现代文明的生态困境。这场变革不仅体现在文学主题的转向，更在于其开始承担起重新校准人类文明坐标的文化使命——在技术狂飙与生态问题的双重危机中，寻找文明存续的精神支点。

传统生态文学常陷于两重困境。或如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想象，将自然简化为逃避现实的乌托邦；或沦为环保口号的艺术转译，丧失文学的审美独立性。这种困境在内蒙古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中得到突破。当叙述者目睹草原狼在月光下穿越公路时，摄像机红点与兽瞳幽光的对峙，构成工业文明与自然野性的隐喻性对话。这种叙事已超越环境保护的表层诉求，直指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痼疾。

中国生态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始终缠绕着现代性焦虑与传统文化基因的双重脉络。阿来在长篇小说《云中记》中书写震后羌寨重建时，让苯教巫师与地质学家在废墟上展开关于“山神之怒”的辩论。这种充满张力的对话，实则是科学理性与民间信仰两种认知体系的碰撞。生态文学的价值，正在于保持这种认知的复调性，拒绝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

中国生态文学的独特性，往往绽放在特定地域的肌理之中。迟子建深耕东北林海四十载，《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驯鹿颈项上的铜铃声，不仅是鄂温克族的文化记忆，更是

整个寒温带生态系统的声档案。当小说中的萨满最后一次起舞祈雨，读者听到的是森林生态崩溃前的悲鸣。这种将个体命运与生态系统捆绑的叙事策略，使地域性书写获得了普遍性的思想重量。

在西北作家刘亮程的《虚土》中，村庄与荒漠的关系被赋予存在主义意味。农民在沙丘上划出的田垄，既是生存的疆界，也是向自然妥协的契约。当推土机碾碎最后一片梭梭林，文本中弥漫的不仅是生态破坏的忧思，更是对现代文明单向度发展模式的质询。这种扎根于地域经验的生态写作，往往比全球化的环保叙事更具思想穿透力。

当代生态文学对技术的态度呈现复杂光谱。陈楸帆《人生算法》中的AI生态监测系统，能精确计算红树林的固碳量，却无法理解招潮蟹捕食的生存美学。这种吊诡的技术双刃性，在刘慈欣《三体》中达到哲学高度。当三体文明将整个星系二元化，所谓“技术解决方案”暴露出其生态毁灭的本质。这些作品警示我们，缺乏生态伦理约束的技术进步，终将导向文明的自我终结。

但技术叙事也孕育着新可能。年轻作家糖匪在《孢子》中，让基因编辑工程师与民间采菌人共同培育超级真菌。实验室的显微镜头与山民的“菌语”传说奇妙交融，这种跨界叙事暗示着技术与传统和解的可能路径。当菌丝网络在小说中既是生物修复媒介，又是信息传递载体时，技术不再是与自然对立的他者，而成为重构生态关系的媒介。

生态文学正在突破传统文类边界。梁鸿的非虚构写作

《中国在梁庄》，将农药瓶上的骷髅标志与田间祭土地神的仪式并置，形成极具张力的生态蒙太奇。这种跨文体实践，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策划的“山河纪”专栏中达到新高度。地质学家的科考笔记、牧民的季节歌谣、艺术家的艺术装置在页面间碰撞，创造出多声部的生态叙事。

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自发的生态书写。在云南高黎贡山，傈僳族村民用“树叶信”记录物候变迁；在渤海湾渔村，船老大们用抖音直播珊瑚复苏。这些来自土地与海洋的原始叙事，正在重塑生态文学的话语体系。

当我们重读沈从文《边城》中摆渡老人与黄狗的默契，或史铁生《我与地坛》里古柏与轮椅青年的对视，会发现这些经典场景早已埋下生态文学的基因。今日的生态写作，不过是将这些基因片段置于显微镜下，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中重新解码。

未来的生态文学必将走向更开放的叙事维度。它可能是鄂温克少年用VR重现狩猎仪式的数字叙事，也可能是海洋学家与妈祖信徒共同书写的潮汐之书。但无论形式如何革新，其核心命题始终未变——在技术重塑一切的年代，如何守护那份对自然的谦卑与敬畏。这种守护，不是复古式的退行，而是文明进阶必需的精神压舱石。

当最后一只白鹤消失在长江时，它带走的不仅是物种基因，更是某个生态密码。生态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将这些生态密码转化为永恒的精神化石，提醒每个时代。真正的文明，从学会聆听草木拔节的声音开始。

浓郁乡土气息中的时代楷模

——《白羊地的将军绿》的独特视角

高晋旭



《白羊地的将军绿》书影

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日益关注乡土叙事与生态主题的融合。运城青年作家闫学温创作的《白羊地的将军绿》（希望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以独特的儿童化视角，将乡村振兴、时代楷模精神与山西地域文化相结合，为儿童文学书写生态故事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创新实践样本，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美学滋养作用，带着浓厚的“山药蛋派”文学特色。

小说以自小崇拜古代将军的少年云娃回乡过寒假为开端。云娃与爷爷巡场，结识新玩伴铁牛和水仙，他们一起巡山玩耍，在摩天岭、将军林以及左云大地寻找“绿化将军”种下的第一棵树，由此追寻将军足迹，展开探险。在“探索——追寻——成长”的经典儿童文学结构中，将“绿化将军”张连印治荒植树事迹转化为儿童可感的精神旅程。

在山西铝厂工作的闫学温，不仅有丰富的城乡接合部生活体验，对传统文化也颇有研究，其作品在乡土叙事与生态叙事中，蕴含着民俗、美食、民歌等山西地域特色元素。如云娃父母口中走西口的故事与正月十五转灯社火游戏；春节期间云娃的跑年与暑假期间玩的跑马市等儿童游戏，具有浓浓的晋北风情。作

品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崭新面貌，展现出云中儿女在乡村振兴中的新作为，也让儿童眼中的将军情结有了新内涵：新时代的将军，并不是威风凛凛，而是实干苦干、以一己之力改变家乡面貌的亲民形象。

《白羊地的将军绿》没有像传统文学作品那样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先进人物进行梳理和描写，而是采用一个新的呈现方式，通过拟人化手法，以“白羊地”的灰白与“将军绿”的渐变形成强烈对撞：前者是生态恶化的象征，亦暗示城市儿童对乡村的认知空白；后者由树苗的嫩绿演进到成林的墨绿色，为儿童提供生态希望的心理图景。小说更将沙尘暴“怪兽化”，激活儿童自我保护本能，使环保工作脱离说教，把恶劣自然环境转化为可战斗的奇幻对象。

虽然作品主题是将军植树，但作者视角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左云，而是放眼到现代都市，以对比的方式展现出新时代儿童眼中的城乡。如云娃父母在京城的打工生活与爷爷奶奶在乡村的生活形成对比；云娃在北京植树与将军植树形成对比；微信视频通话的先进与爷爷植树依靠肩扛树苗上山的传统做法形成对

比；铁牛学业压力与云娃成长责任的对比，等等，既凸显城乡文化碰撞，又体现时代变迁中思想的演进，像沙棘果一样，给人一种由酸涩产生回甘的体验。作者通过“护树小顽童”的游戏化叙事消解了生态叙事的沉重感，实现艰苦奋斗与快乐成长的平衡。

《白羊地的将军绿》中凝结着浓浓的乡土基因。如“兀的”“恓惶”等晋地方言俚语词的使用，羊肉馆、抿八股、栲栳栳等晋北特色饭菜的呈现，特别是将军植树屡败屡战的不懈奋斗精神，充分体现了山西人不屈不挠的生活韧劲，具有地域辨识度和亲切感。

当小说中云娃看到先烈的战斗遗迹，触摸到将军种下的第一棵树时，新的生态故事已然在孩童心中悄悄萌芽。《白羊地的将军绿》以儿童文学笔触书写乡村振兴、书写山西生态故事，让生态意识在孩童心中生发，像树苗一样生长出一片氤氲的绿色。

绿色右玉的多元审美表达

——书写右玉精神文学作品之观察

边云芳

春天的黄玛瑙、夏天的绿翡翠、秋天的金琥珀、冬天的白玉石，这是如今山西右玉县一年四季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态美景。从风沙肆虐到绿树葱茏，从处处荒丘到满眼碧绿，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一代又一代右玉人，一张铁锹两只手，一颗恒心持永久，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把荒凉的家园建设成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也铸就了宝贵的右玉精神。文学艺术作品以艺术审美手法呈现历史，书写右玉生态变迁，挖掘时代内涵，让后来人了解那并不遥远的过去，学习弘扬右玉精神。

书写右玉精神的生态文学作品不在少数。比较早的有，谭文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风从塞上来：中国右玉县六十年生态建设报告》，以史为线，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和事，再现了右玉县为改善生态环境60余年的奋斗历程。丰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绿洲的言说》以中国塞外右玉生态建设报告立论，深度叙事，炽热抒情，书写了右玉干部群众抗风沙、战黄沙、植树造林创造出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书中最后一首长诗《我的家乡，我的右玉》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绿化山河的实践在饱蘸浓厚情感的抒怀中呈现出诗意的美。

2016年出版的影视文学剧本《追梦苍头河》，由张石山、郭虎编剧著作。20集剧集的素描刻画，将这一生态奇迹的出现放在了一个个普通而不平凡的右玉人身上，集合了影视与文学的双重特点，可读性很强。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剧作的聚焦点不仅仅是植树造林，还展现右玉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坚守着的文明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风，化作了中国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中共朔州市委党校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雄地——走近右玉播绿人》，以“塞上绿洲”建设时期右玉民众群像为描绘对象，走近播绿人，展现右玉民众绿化现场，可感可触。石新民、赵生荣的长篇报告文学《苍河颂》资料翔实、叙述细密，体现了史志方面的特点。

报告文学作家郭虎，他的父辈一代人和他这一代人，几十年坚持参加右玉绿化。他是亲历者，是书写者，是讴歌者。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山河之诺：右玉精神英雄谱》，从一个个具体鲜活的造林功臣切入、描摹叙述，诠释右玉精神的内涵与价值，雕刻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呈现出故事讲述、主题挖掘与深厚情感熔于一炉的文本审美风貌。沙尘里的初心、青山的隐者、绿树的精魂，在作家的笔下，一幅幅和恶劣自然环境艰苦战斗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郭虎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充满诗情地为我们刻画一位位让人泪目的种树人。正是因为郭虎具备了不同于别人经历、情感与认同，所以，他笔下对右玉精神的诠释显现出叙述上的生动与细节的精致，这也是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所在。作者的主题挖掘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的，这样的书写接地气、鲜活，带着浓厚的深情。作者构建的艺术之美和意境是以残酷无情的风沙为背景，一代又一代绿化英雄理想信念从不动摇的温暖，一任接一任、一棒接一棒干部群众誓把风沙变绿萌的豪情，一张铁锹两只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毅力。这种反差强烈的艺术构思在文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艺术之美与艺术意境是作者作为参

与者、亲历者亲身感受积淀形成的，是一种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相互交织构建而成的魅力。

在散文作品方面，李景平的《在右玉看绿》，叙述上形成多个视角：有右玉当地绿化功臣的讲述，有著名作家的真诚书写，有作者自己的深度挖掘，还有一个关于流水与森林之梦。生态右玉的绿，不只是空间上的绿，更多的是时间上的，70多年持之以恒干好种树这件事。李景平写道：“右玉人，用手建筑了树立在中国大地上的山河美学。”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高度赞誉。叶梅散文集《福道》中的《右玉种树》，写第一任县委书记，写普通群众，写右玉人的品格，写过去的艰难和现在的幸福，娓娓道来，浸润着作家浓烈而素朴的情怀。蒋殊的《一场与风的战争》，从右玉绿化丰碑写起，从一位老者的讲述切入，书写右玉人民和一场大风的抗争。王芳的《站成右玉的一棵树》，作者自己化作一棵树，感受周穆王驾着八匹骏马的历史沧桑，感受走西口的艰难，感受苍头河的浑厚，感受那和金沙漫天作斗争的峥嵘岁月。

书写右玉精神的生态文学作品各具风采，各有千秋，可以看出有一个基本共同点，是通过时代英雄叙事来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右玉绿化史，表现几代人防风治沙的不平凡壮举，表现生态环境嬗变的艰辛历程，诠释右玉精神的深刻内涵。同时也说明生态文学发展的蓬勃茂盛。此外，还有舞台艺术作品《立春》《右玉》《小老杨》《西口飞虹》《塞上绿洲》等，都从不同审美角度再现了这一奋斗史诗，呼应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的永恒意义。

当然，生态文学的作用，不只是吃个馒头就饱的作用。

文学的作用或者生态文学的作用，往往是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不是日出天晴的立竿见影的作用。即使所起的实际作用，也应该是影响力引发的政治作用、法治作用、经济作用、社会作用。

就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诺所说，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并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一句话，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文学。

生态文学至为重要的作用，是它的文学审美作用和艺术感染作用。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很好，即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但它具有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和艺术的感染作用，也很好。当一部生态文学作品二者具备的时候，肯定是要上加好了。

生态文学在人类的情感和灵魂世界种绿，人类的情感和灵魂世界绿了，一个物质的世界，能不绿吗？

以文学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右玉风光（来源：新华社）

生态文学有什么作用

第一，让你感觉到自然是美的，文学也是美的，生态文学是自然之美与文学之美的融合，这是它的审美感染作用。第二，让你看到人性贪婪的一面可能会使人不寒而栗，而动物善良的一面却可能会令人泪流满面，这是它的形象感染作用。第三，让你知道为什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金山银山却不一定就是绿水青山，这是它的思想感染作用。

生态文学的作用是文学的情感和灵魂的艺术感染作用。这是生态文学作为文学的本质作用。

不过，“生态文学有什么用”这个提问，其所问所指，意思可能多是实用性的，即生态文学有什么实际作用？

先有了水才有森林，还是有了森林才有水？是森林私有化好，还是森林国有化好？这个问题，美国人曾经认识不一。一位自然文学作家说，巨杉创造了溪流，森林创造了流水，森林应该归国家所有。他一生奔走于山林，写了60多本自然日记，出版10多部自然笔记。其自然情怀和思想主张影响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推动罗斯福在任期内建立了53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6个国家自然保护区、6个国家公园。1905年，美国政府在全美建立国家公园体系。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这位推动者，成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就是自然文学作家约翰·缪尔，他的《夏日走过山间》成为“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他推动美国建立的国家公园，成为世界自然保护的一种范式。

这是自然文学和一位自然文学作家的作用。

春天的田野上，突然没有了虫叫鸟鸣，一部环境文学著作诞生了，作者说，美国过多使用化学杀虫剂DDT，把春天的鸟儿毒死了，田野就沉入一片死寂。并说，杀虫剂进入食物链，危害鸟类、鱼类生存，也危害人类健康。这个说法顿时震惊美国，激起公众愤怒、抗议和抵制使用杀虫剂，也引得农药制造商纠集在一起污蔑攻击作家。两年后，身患乳腺癌的作家在攻击污蔑中不幸去世，但她的著作，却催生了美国环境署的建立和世界环保运动的开启，直接促使美国政府禁用DDT。这部著作，就是1962年出版的世界第一部现代环境文学著作《寂静的春天》。它的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逊。

这是环境文学和一位环境文学作家的作用。

森林里没了森林，只有森林被伐的伤疤，一部生态文学大作诞生了。作品揭露森林乱砍滥伐的惨状，揭示生态破坏带给中国的危机，震惊了中国社会。2020年，生态环境部举行生态文学座谈会，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回忆说，当时看到这部报告文学，才知道，报告文学还能这么写！就是说，这部报告文学带给李青松的是创作上的启迪。然后，李青松又说，关键是，这部报告文学直接催生了中国政府出台森林禁伐的政策，使中国的“砍树大军”变成了“植树大军”。这部作品是1987年发表的中国第一部生态文学著作《伐木者，醒来》。它的作者徐刚，中国现代生态文学的拓荒者。

这是中国生态文学和一位生态文学作家的作用。

违法者暗夜偷排废水，被“环保警察”查获，一篇小说虚构了这个故事。故事是虚构的，但案件侦破所用“水质指纹溯源技术”却是真实的。“水质指纹”的研发者看到小说，找到作为“环保警察”的作者，表示“深受鼓舞”“一定把溯源技术做好”。后来，“水质指纹”团队与“环保警察”团队合作，强化了技术的实用性，快速侦破又一起由18名嫌疑人参与的异地倾倒工业废物案，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水质指纹”被称为生态环境的“福尔摩斯”，被列为生态环境执法标准设备，施用于全国生态环境执法的普遍实践。这篇小说是2022年《中国环境报》刊发的《六号窖井》，可谓生态技术与生态文学牵手的典型一例。生态技术应用进入文学，文学促进生态技术广泛运用，恰也体现了生态文学的作用。

这是一篇生态环保小说和它的作用。

当然，生态文学的作用，不只是吃个馒头就饱的作用。文学的作用或者生态文学的作用，往往是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不是日出天晴的立竿见影的作用。即使所起的实际作用，也应该是影响力引发的政治作用、法治作用、经济作用、社会作用。

就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诺所说，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并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一句话，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文学。

生态文学至为重要的作用，是它的文学审美作用和艺术感染作用。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很好，即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但它具有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和艺术的感染作用，也很好。当一部生态文学作品二者具备的时候，肯定是要上加好了。

生态文学在人类的情感和灵魂世界种绿，人类的情感和灵魂世界绿了，一个物质的世界，能不绿吗？